

(日)
梦枕獯

著

林皎碧

译

聯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妖猫传

1

沙门空海·大唐鬼宴

妖猫传

①

(日) 沙门空海·大唐鬼夏
梦枕貳 ○ 著 林皎碧 ○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妖猫传: 沙门空海.1 / (日) 梦枕獯著; 林皎碧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2
ISBN 978-7-5502-9039-6

I. ①妖… II. ①梦…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1247号

Shamon Kūkai Tō no Kuni nite Oni to Utage su-Maki no 1
Copyright © 2004 by Baku Yumemakur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4 by Tokuma Shoten Co., Ltd.,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ku Yumemakura Office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6-7666

妖猫传: 沙门空海.1

作 者: (日) 梦枕獯
译 者: 林皎碧
责任编辑: 谢晗曦 夏应鹏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18千字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9.25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9039-6
定价: 36.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主要登场人物

德宗—顺宗时代（七八〇—八〇五）

空海：为求密宗大法而入唐的年轻日本修行僧。

橘逸势：以遣唐使身份赴长安的日本儒生，空海的好友。

丹翁：道士。经常出没于空海四周，并给予意见。

刘云樵：金吾卫卫士，家中出现妖猫，妻子为妖所夺。

徐文强：骊山下的农民，因在棉花田里听到谜般的细语，而引发怪异事件。

张彦高：金吾卫卫士，徐文强的好友。

大猴：出生于天竺的巨汉，空海的用人。

玉莲：胡玉楼的妓女。

丽香：雅风楼的妓女。

马哈缅甸：波斯商人。多丽丝纳、都露顺谷丽、谷丽缇肯三姐妹的父亲。

惠果：青龙寺老师父。

凤鸣：青龙寺僧人，来自吐蕃。

安萨宝：袄教寺住持。

白乐天：即白居易，大诗人，以玄宗和杨贵妃的关系为题材，写下名诗《长恨歌》。

王叔文：顺宗朝宰相。

柳宗元：王叔文的同党，中唐之代表文人。

韩愈：柳宗元同僚，亦为中唐之代表文人。

子英：柳宗元属下。

赤：柳宗元属下。

周明德：方士，督鲁治手下。

督鲁治：来自波斯咒师。

玄宗时代（七一—七五六）

阿倍仲麻吕：玄宗时入唐的日本儒生，一生都在唐国度过。汉名为“晁衡”。

李白：唐朝代表诗人，曾得玄宗宠爱后又失势。

玄宗：大唐皇帝，宠爱杨贵妃。

杨贵妃：玄宗爱妃。集玄宗宠爱于一身，因安史之乱而死于非命。

高力士：玄宗朝之宦官。

黄鹤：胡人道士。杨贵妃临刑时，提出不同处理建议。

丹龙：黄鹤的弟子。

白龙：黄鹤的弟子。

不空：密宗僧。

序卷 妖物祭

妖怪第一次出现在刘云樵宅邸，是八月上旬的事。

阴历八月，即阳历九月。

那一年——贞元二十年（八〇四）七月六日，从日本久贺岛出发的遣唐使第一船，途中遭到暴风雨，载着沙门空海的船只在海上漂流了三十四天，来到了福州海岸。也是八月的事。

古籍记载：“福州长溪县赤岸镇以南海口。”

此处属于闽地。

空海来到这块土地时，还是个默默无闻的留学僧，这是他初次踏上唐土。

这些暂且不表。

我们再回到刘云樵宅邸的妖怪上来。

那天下午，云樵的妻子坐在看得见庭院夹竹桃的厢房里，正吃着木盘上的瓜果。

女佣端上来的是哈密瓜。

整个哈密瓜对切成两半，再将每一半切成三片，她正品尝着这些哈密瓜。

这时，有只黑猫慢条斯理地从庭院走了过来。

那是只长毛大猫。

它走到盛着哈密瓜的木盘前坐了下来，用碧绿的瞳孔仰望着云樵的妻子。

“喂，看起来很好吃哦。”猫如此说。

突然来了只会说话的猫，把云樵的妻子吓了一跳。

她把含在口中的哈密瓜囫囵吞下，环视四周，四下无人，再把视线落在猫身上。

“是俺在说话啦。”大猫说。

似乎没错，果然就是猫在说话。

这下子，云樵的妻子猛盯着猫端详。

那只猫张开红色大嘴巴，蠕动的舌头近在眼前。

她虽然还不至于吓到呆若木鸡，却也讲不出话来了。

它真的在说人话。

可能是猫舌头长度、下巴构造和人类不同吧，发音和人有些不一样，但它所说的无疑是人话。

“给一块吧！”

猫突然伸爪从盘中抓了一块瓜，挪扫到地上，立刻吃得干干净净。

“要能再来条鱼就更好了。”它用可怕的眼神凝视着云樵的妻子，“今天中午，隔壁张家不是送来了鲤鱼吗？”

确实如猫所言，中午隔壁张家才送来了两条肥美硕大的鲤鱼。

而且是活鲤鱼，现在还活蹦乱跳地养在水盆里。

“鱼比较好，把活鲤鱼拿上来吧！”猫对云樵的妻子说。

仿佛主人在使唤下人一般。这不是普通的猫。

云樵的妻子心里想着，自古以来，就有老猫幻化成妖、能解人语的传说，这只猫恐怕就是这类妖怪了。

她愈想愈害怕，就唤令女佣把装着鲤鱼的水盆端过来。

“真是好鱼！”

那猫一说完，立刻伸出爪从水中一把抓起鲤鱼来，鱼尾巴还在地面上下拍打，大猫便已从头部咯吱咯吱地扯嚼起来了。

“剩下一尾，留给云樵吧！”猫说。

话才说完，猫随即跃往墙角，眼看它倒挂在天花板上奔跑，一溜烟儿就消失无踪了。

“哈密瓜跟鲤鱼真是好吃。过阵子俺还来。”屋顶传来猫声，“你到院里夹竹桃树下挖挖看吧！”

留下这句话后，就再没听到猫的声音了。

云樵的妻子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要用人挖挖看，结果挖出一个陶坛。打开一看，里面装满小铜钱，虽说是小铜钱，数一数竟然也有云樵半年薪饷那么多。

傍晚，云樵一回到家，妻子急忙报告此事。

听完妻子的话，云樵起先还疑惑怎么会有这种事，看到坛子和钱币后，也只好相信了。

“不过……”云樵双手交叉于胸前。

问题是，这些钱该如何处置呢？

刘云樵任职于“金吾卫”。这官职，换成现代说法，就是大唐首都长安警局的警官。这个职位并非一般人就能担任的。

在长安，从皇城北侧中央的朱雀门到南侧的明德门，有条南北向的笔直大路，此大路名为“朱雀大街”。以大街为中心，西侧称“右

街”，东侧则称为“左街”。

云樵负责右街的警备，所以是“右金吾卫”官员。

尽管是从自家庭院挖出来的，然而，依他这种身份，能否把这笔无主钱财据为己有呢？他心中非常犹豫。

这座宅邸，原本也非云樵所有。这是一百多年的老宅子。

据说，最初是由从洛阳迁来长安的一名油商所建造，屋主早已几度更迭。

刘家从云樵的祖父那一代才住进来。祖父刘仲虚，安史之乱时曾随玄宗逃到蜀地。

若是祖父所藏之物，死前理应有所交代才对啊！这些钱，恐怕是最早入住的油商或是后来进住者所埋藏的吧？

事到如今，根本无从查出是谁的；倒也不是完全没办法，只是非常困难罢了。

到底该如何是好呢？云樵抱着手臂暗忖。

“这有什么不好？”云樵的妻子说，“我们不也收过好几回别人的钱吗？”

“但是，那些钱算是……”

云樵想说的是——“贿赂”，总还算是来路清楚的钱。所谓贿赂，是云樵对某些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给人家什么方便所获得的报酬。

“这些钱来路不明，”因为是妖怪所给的，所以云樵说，“很可怕！”

云樵向妻子说明，自己烦恼的是能否将“非报酬性”的金钱据为己有。

“那只好扔掉喽。”

“这样也……”云樵含糊其词。

真要扔掉，又觉得可惜。若是给别人，更是心有不舍。

如果呈报上去，事情会变得更加复杂，到头来，这笔钱不是落到某官吏怀抱里，便是被某人给霸占了。

话虽如此，若说要把钱再埋回原处，还是不甘心。

“把这当成报酬，不就得了吗？”妻子说。

“嗯，可是……”

“就当是那只猫吃掉鲤鱼后送给我们的回礼，这不是很好吗？”妻子又说。

尽管如此，云樵仍然拿不定主意。

“嗯……”他歪头苦思。

“收下吧！”屋顶又传来了声音。是那只猫的声音。

最后，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那真是一只好猫啊！”云樵的妻子喜滋滋地说。

于是，那只猫就变成云樵家饲养的猫了。

虽说饲养，却和一般人的饲养方式有些不同。总之，那只猫只在高兴时才会出现。

也因此，所谓猫食，就是每晚将一尾活鱼放入水盆，再把水盆置于屋角。翌日早晨前去查看，水盆中就看不到鱼了。

“喂，我想吃肉！”当猫想吃别的食物时，自己也会出声。

大猫还经常预言。

“傍晚要下雨啰。”突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结果，无论早上天气多好，一到傍晚，果真就会下起雨来。

“今天，你丈夫会晚点回来。”

果然，当天云樵就会因急事而晚归。

刚开始还觉得很方便，但最近那只大猫愈来愈令人感到不愉快。

某天，云樵和老相好的妓女春风一度回到家。

“喂，和女人幽会去啦。”

他正向妻子解释晚归理由时，声音突然从天花板上传了下来。

“那女人是‘雅风楼’的丽香噢。”

甚至连妓女的名字都给说了出来。

“那女人呀，只要一吸她的右边乳房，就会变得激情万分。”

为此，云樵和妻子大吵一架。

大猫全凭自己喜怒，时而现身，时而隐形。虽然有时它也会告诉云樵在什么时刻、到什么路去会捡到钱，但还是令人极为不爽。

夜里，云樵与妻子行房时，冷不防有个声音会从天花板传到云樵背后说：

“腰不会酸啊？”

云樵家的下人们，若是说了主人坏话或偷懒一下，那只猫不知何时已经蹲在脚边。

“像云樵那样小家子气的主人，真是伤脑筋！”

它就模仿那人说坏话的口吻，把内容重复一次。

“我要去告诉云樵，扣你的薪水！”猫说。

主人和下人——两者皆不得轻松。

“给我滚出去！”

尽管云樵和妻子都如此要求。

“不走，不走。”它完全不理睬。

他们只好每晚不再给它准备食物，但这么一来，厨房里总有同等量

的食物一到早上就不见了。有时，云樵一大早醒过来，发现啃过的大鲤鱼被扔在床上——正是养在庭院池子里的鲤鱼。

实在没办法，只好又给它准备食物。

有天早上，它竟然说出毫无道理的话来。

“今晚，你的女人让我抱一下。”

一大早，云樵正要出勤时，那只猫突然出现在跟前，说出那样的话。

“什么?!”

“今晚，要抱你的女人。”

不觉火冒三丈的云樵立刻拔出腰间的剑，向猫砍下，并大喊：

“我女人怎可以让畜生之流的——”

当剑刃将要碰到那只猫时，它一溜烟就消失了。

“说定了。就是今晚啰。”不知从何处传来猫的声音。

无计可施之际，云樵终于找上旧识的道士商量。

“那么，今晚我就到府上去。”道士说。

“可是，道士您一来，对方立刻知道我们要干什么。搞不好，我跑来和您商量的事，它都已经知道了。我感到很不安。”

“不必担心。我家贴有特别的符咒，就算对手使出什么法术，也看不到你和我究竟在何处。”

“不过，您一到我家，不管怎样对方总会发现吧!”

“这也不必担心，我会施法后才去。这样一来，对方就不知道我是谁。在它眼里，我只是个普通人而已。”

“是这样吗?”

“是的。你可以说我是从洛阳突然来访的亲戚啊。”

“刚好我叔父就住在洛阳。”

“就这么办。”

“好。”听了这些话后，云樵安心地点头。

“只要我去的话，想必就不会有差错。不过为慎重起见，今晚不是也要给妖怪准备食物吗？”

“是的。正是如此。”

“那么，就把这东西加到食物里。”道士如此说，从怀里拿出一个小纸包。

“这是……”

“毒药。”

“毒药？！”

“无臭无味。把这混在食物里，不必等到我出现，妖怪自然就消除了。”

“您不来会让我很不安。道士您一定要来啊。”

“当然会去。”

“一切就拜托了。”

“啊！还忘记交代一件事。”

“什么事？”

“你回家后，说不定妖怪会问你，今天中午某时刻，看不到你的人影，到底跑到哪儿去了？”

“我该怎么回答呢？”云樵脸上浮现出不安的神情。

“好在这附近有一座青龙寺。你就回答曾受过寺里的和尚照顾，至今尚未答谢，觉得过意不去，所以今天前往致谢。”

“若是被问受到什么照顾，和谁见面，又该如何回答呢？”

“我想神佛之事，不至于问到这般的细节，不过还是先想好吧！”

“怎么办？”

“今年七月，德宗皇帝曾在未央宫设宴，对不对？”

“确实有。”

“那时，左右金吾卫都派人来守备，你也是其中之一，不是吗？”

“是。”

“就说当时拜托青龙寺一位义操和尚，祈求守备工作顺利圆满达成，至今尚未向他道谢，今天特地跑去致谢。”道士说。

“那么，万事拜托。”云樵边说边欠身致意。

一回到家，果然从屋顶传来那只猫的声音。

“喂，云樵！今天中午未时看不到你的人影，跑哪儿去啦？”

云樵虽吃了一惊，却不露声色，依照道士所交代的说：“因为受到青龙寺和尚的关照，觉得不去道谢未免过意不去，所以今天跑去道谢。”

“嗯。神佛之事也没办法。”猫说完，突然，又问道，“不过，受了谁的什么照顾啊？”

云樵心想还好已经事先和道士商量过，再度依照预先商洽好的答案说：“今年七月，德宗皇帝在未央宫摆宴……”

“义操吗？”猫喃喃自语，又突然严厉地问道，“俺的事也说了吗？”

哇！这没事先套好。

“没、没有。你连和我在一起的妓女的名字及癖好都知道，我想任何时候你都盯着我看，哪敢把你的事说给和尚听。”云樵冒着冷汗说。

“嗯。”

“你这样问我，是不是有时候你也无法知道我在做什么？”

“不，没那回事。俺很清楚你做了什么，只是想试试你是否诚实才问的。”猫说。

云樵暗自窃笑，心想马上要你好看。

夜里。

夫妻寝室的地上铺着床，一旁整整齐齐地摆着看似给人吃的食物，甚至还备有酒。

云樵的妻子已经换上白色寝衣，坐在棉被旁，等待妖怪出现。

房内点着灯火。

云樵在另一个房间，和突然来访的“叔父”道士会面，正在讲些无关痛痒的话。

云樵的妻子和叔父寒暄过后，说身体不适想先回房休息。

和云樵相对的道士额头上好像写着细小的古字。道士告诉云樵，妖怪看不到这些字。写上这些字以后，妖怪看到的道士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一切依计行事。

快来了。

快来了。

云樵满心期待地和道士交谈着，心不在焉地有一句没一句。

正等着，突然传来女人“啊”的一声尖叫。是云樵妻子的声音，自寝室传来。

云樵和道士赶紧往寝室跑去。寝室的门开着，二人飞奔直入。

房内充满一股异样的臭味。

“粪便？！”道士说。

不知如何从茅房拿过来的，房里到处撒满粪便。云樵的妻子则躺在当中，一动也不动。下毒的食物上、倒卧的云樵妻子身上，也都撒满粪便。这时，房内响起哈哈大笑声。

“像你这种毛头小道，能奈俺何？”天花板传来大喊声。

道士从怀里拿出不知写着什么的符咒，想贴在房内柱子上。然而，他的身体突然像被某种隐形物用力抓起来，再用力摔了出去。

道士仰卧在粪堆里，七孔流血，恐怕肛门也流血了。

半死不活的道士在地上不停呻吟。

“哇！”

云樵叫了一声，就蹲在门边，吓得身子直哆嗦。

“你到这道士的住处，还有下毒的事，俺通知道。俺想正好趁这机会，让你瞧瞧俺的本事，才假装被骗。”

接着，似乎有只隐形的手抓住道士的头发，把道士的上半身提了起来。道士的头发往上竖起。道士的嘴巴被扳开，隐形的手抓起有毒的食物，连同食物上的粪便，塞进了道士嘴里。

道士立刻很痛苦地在地上翻滚。“呜”的一声后，道士身子就再也不动了。

此时，灯火突然全灭了，同时整个屋子咯吱咯吱地摇晃起来。

接着，屋顶传来咔嚓咔嚓声，像是锯子在锯梁柱的声音。

“哇！救命啊！都是我不好。千万不要毁掉我的屋子。”云樵拼命叫着。

整个屋子发出“轰隆轰隆”的响声。

“老婆要让我抱吗？”猫问。

“好。但是请您不要毁了我的屋子。”

“若是如此，就滚到外面去。半个时辰后再回来。”

即便拒绝，也无济于事。云樵只好向倒卧在地的妻子大喊：“原谅我吧！”

语毕，便飞奔似的往外跑。

一到外面，刚才还轰隆隆作响的屋子突然一声不响，也没再摇晃。

“到底怎么回事？”

虽然很挂念妻子，云樵仍不敢在约定的半个时辰内进去。

下人们老早就往屋外跑，甚至已经从庭院逃到了围墙外。

半个时辰过去了，云樵终于下定决心回到家里。

进屋一看，寝室门开着。全裸的妻子端坐在寝具上。她只是以冰冷的眼光盯着云樵。

“你……”云樵向妻子搭话，妻子却不作声。

抱起浑身粪便的道士一看，早已断气了。

从那夜起，妻子就不再和云樵说话，虽然依旧照料他的三餐和日常生活，但也仅止于此。

夜晚，则和云樵分房睡。

从她的房内，几乎每晚都传来妻子的娇喘声。那是妖怪在和云樵的妻子交媾。

云樵虽然满怀强烈嫉妒，却毫无办法。

妻子到底如何和妖怪交媾呢？他很在意，也很想去窥看，却因害怕而不敢做。

道士的尸体，就在庭院挖个坑埋了。还好没任何下人在家。

教他如何处置道士尸体的，也是那只猫。

“别担心。”猫说，“没人知道你去找那道士。下人们都认为，来